

# 天台《道藏》考记—有关夏竦《重建道藏经记》的几个问题

黄海德

## 摘要：

在道教的历史上，曾多次借助国家政权之力纂修《道藏》，为道教文化的保存和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然而从道教的传统来看，各地名山宫观历来就有搜集道经，编纂道书，甚至汇编成藏的传统，而大型《道藏》的编纂往往同这些地方《道藏》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这一历史现象尚未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和研究。本文通过对北宋学者夏竦所撰天台山《重建道藏经记》一文的考辨和疏证，试图对浙东天台山桐柏宫《道藏》的历史成因及其作用进行初步的考查，希望能引起学界同仁对中国地方道经编纂成藏的这一宗教文化现象的重视。

黄海德，1953年生，华侨大学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

## 主题词：道教经典天台道藏司马承祯夏竦

《道藏》是道教经籍的大型汇编，在历史上有一个形成和演变的过程。根据现有史料考察，《道藏》的编纂大约始于南朝时陆修静所编的《三洞经书》。其后，有北周武帝时编制的《玄都经》和《三洞珠囊》，唐玄宗时主持编纂的《三洞琼纲》，北宋真宗时所编的《宝文统录》和《大宋天宫宝藏》，宋徽宗时雕版印制的《万寿道藏》，金章宗时编纂完成的《大金玄都宝藏》，再有就是明英宗时编纂的《正统道藏》和明神宗时增编的《万历续道藏》。《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又合称为明《道藏》，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道藏》就是这种明刊《道藏》，其它的多种《道藏》由于历史的诸多原因，均皆不存。

以上谈到的几种大型《道藏》，都是在古代帝王的支持下，主要由政府之力编纂而成的，也就是说属于官修的性质。除此之外，在历史上还有一些不是靠政府，而是凭籍民间的力量编制而成的地方性的中小型《道藏》。这些道经的汇编规模虽然不是很大，搜罗的道书也不尽完备，并且大多有芜杂不纯的特点；然而这些《道藏》大多注意地方性道派经书的搜集，具有宗教方面的教派传承和地域文化

的特征，同时它们的成书也为中央政府编纂大型《道藏》提供了相当丰富的资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道教文化的传承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五代北宋时期的天台山桐柏宫《道藏》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形。这一历史现象应该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有关天台山桐柏宫《道藏》的历史资料，现今所能见到的不多，学界鲜有论述。然而比较幸运的是，在明刊《道藏》中存有元末编撰的《天台山志》一卷，其中录有北宋名臣夏竦撰写的天台山桐柏宫《重建道藏经记》一文，简要记述了天台《道藏》源流的大概情况。笔者试以夏竦的这篇文章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五代和北宋时期的其它史料，对天台《道藏》的有关情形作一初步的考察，不妥之处，尚祈教正。

### 一、夏竦《重建道藏经记》之原文

《天台山志》收录的夏竦《重建道藏经记》(以下简称《经记》)，是我们今天考察研究天台《道藏》的主要资料。据笔者所见，《天台山志》尚未有人加以细致完整的整理和研究，夏竦的这篇文章也是如此。上世纪时陈垣先生编撰《道家金石略》，曾将这篇文章收入其中。但在出版的时候，将其排为简化字，以致文字略有差错<sup>①</sup>。好在文章不长，我们先根据《道藏》本将其录如下，试行考察，以梳理出天台《道藏》的历史源流及其主要内容。

#### 《重建道藏经记》

宋承奉郎守秘书省著作佐郎通判台州军兼管内劝农事借绯夏竦撰

唐景云中，天子为司马承祯置观桐柏，界琼台三井之下。五代相竞，中原多事，吴越忠懿王得道士朱霄朱(后一“朱”字为衍字)外新之，遂筑室于上清阁西北，藏金录(“金录”当作“金银”)字经二百函，勤(劝)其事也。国家有成命之二十载，削平天下，列为郡县，舳舻千里，东暨于海。有灵静大师孟玄岳者，始越会稽，济沃洲赤城，访桐柏，为山门都监，冲一大师稽常一等请掌斯藏。至雍熙二年，有诏悉索是经付余杭，传本既毕，运使谏议大夫雷公德祥(骧)命舟载以还，从师请也。又十载，藏室几坏，虞于风雨，师募台越右族并率己钱共二十万，召工治材，更腐替朽，丹漆黝垩，皆逾旧制。又十三载，会国家获瑞命于承天门，建封禅之议，有诏改赐观额为崇道。越明年，天子感三篇之事，筑玉清昭应宫于京师，制诏天下，访道士之有名行及仙经之有尤异者，郡籍师等名驰驿上之。师治装俟命，且有请于我，愿纪藏室之实以勒于石。我以为太虚无著，况之曰道，生二仪而不有，长万物而不知，惟圣与神，其殆庶几乎!故老氏五千言清净简易而不泥，后世其教神而明之，于是灵编秘牒、金简玉册，有太上正一品练形飞步之术，熊鸟赤白丹石图之法，总而谓之曰经，聚之于室曰藏。钱氏之建也，信重矣，金篆银隶以取其贵。孟师之守也，不懈矣，二十八载于兹而栋宇更丽，编简不脱。若夫观于斯，悟于斯，出处语默而不失其中，不亦达者乎。于戏!后之嗣孟师守者，为我爱

之，而观者择其正焉。

## 大中祥符三年岁阉茂建寅月记 ②

### 二、《经记》的作者与撰写年代

关于这篇《经记》，首先需要了解的就是作者的有关情况及其撰写年代。

该文的作者为夏竦。夏竦是宋朝前期的大臣，又是文学家。《宋史》本传称他“资性明敏 好学，自经史百家、阴阳律历，外至佛老之书，无不通晓。为文章，典雅藻丽” ③。竦自少因父亲军功而被授予朝廷的官职，以后仕途虽有升降沉浮，然先后历任龙图阁学士、礼部尚书、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枢密使等要职，曾被封为英国公和郑国公，实为宋初的朝中重臣，并且富有文才，逝世后有文集百卷行世，惜后散佚。清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辑出《文庄集》三十六卷，录存有夏竦部分诗文。夏竦在年轻时曾“通判台州”，担任过地方长官的重要佐吏。据史书记载，他生于宋太宗雍熙二年，即公元985年。在台州任职撰写《经记》的时间，据落款是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即公元1010年。该年的干支属庚戌，所以落款题为“岁阉茂”，“阉茂”是十二地支中“戌”的别称。据此推算，则夏竦撰写《经记》之时应是26岁，正属年轻有为之时。从文章前面所列的官职名称来看，夏竦任职台州时的社会地位并不高。“承奉郎”在宋代属于从八品的文散官；“守秘书省著作佐郎”只是试用，并非实职；“兼管内劝农事”也是地方政府在农忙之时安排的临时职事，所以他在名字之前还得加上“借绯”的字样。所谓“借绯”，就是当时官阶较低的官员（七品以下）而穿戴上级官员的官服或服饰。按宋代官、职分置的惯例，“通判台州军”担任地方长官的佐吏才是他的实职。就是说，这篇文章是夏竦年轻时在台州担任地方官员期间，应天台山桐柏观出家道士孟玄岳之请而撰写的一篇短文。文章总共五百多字，但叙事清楚，行文流畅，文笔简洁，意蕴深邃，表现了作者对诸子之学和佛老之旨的学问底蕴，此外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也不失为一篇好文章 ④。

### 三、有关司马承祯隐居天台山及其羽化之地的问题

司马承祯为唐代高道，是道教上清派茅山宗大师潘师正的弟子，按上清派的传法体系，应属该派第十二代宗师。据载，司马承祯在嵩山师事潘师正时，“师正特赏异之，谓之曰：‘我自陶隐居传正一之法，至汝四叶矣’” ⑤。陶隐居即陶弘景。陶弘景是道教上清派的第九代宗师，后于南朝齐梁之时隐居茅山传上清经法，开创道教茅山宗。上清派在东晋后期兴起于江东地区，尊奉南岳魏（华存）夫人为第一代太师，实际创始者是江南天师道的道士杨羲。杨羲传二许（许谧、许隲），再经马朗、马罕、陆修静、孙游岳传至陶弘景，是为九传。陶弘景传王远知，王远知传潘师正，潘师正传司马承祯，正好是四代。所以潘师正对司马承祯传授道法时有言，他自陶弘景传授上清经法，“至汝四叶矣”。此外，唐李渤撰有《王屋山贞一司马先生传》，其中记述说，体玄先生（潘师正）传符及辟

谷、导引之术于司马承祯，“谓曰：我自简寂传授正法，至汝六叶矣”。简寂(先生)即陆修静，陆修静经孙游岳传至陶弘景，再经王、潘二人传至司马承祯，适为六代。所以李渤的记述也是不错的，只是计算的传法世系不一样⑥。司马承祯为修习道法，曾云游天下名山，其中居住时间比较长的主要有三处，即嵩山、

天台山和王屋山。嵩山为青年时从潘师正修道之处，王屋山为晚年受帝命修真之所。司马承祯何时居于天台山，史

无明文记载。夏竦《经记》中说，“唐景云中，天子为司马承祯置观桐柏，界琼台三井之下”，

唐景云为睿宗李旦的年号，景云二年即公元711年。这是唐睿宗复位后以帝王的名义为茅山

宗道士司马承祯修建桐柏观，其目的在于争取宗教势力对于李唐王室的支持。实际在此之前，

司马承祯早已隐居于天台山。据《旧唐书》本传，武则天在位时即闻其名声，召至京城，曾

“降手敕以赞美之”，可见他居于天台至迟应是在武则天临朝执政之时，即武氏天授元年（690）至

长安四年（704）之间。唐玄宗开元十五年（727），司马承祯受帝命离开天台。

可以说，他一生的大部分光阴，都是在天台山度过的，天台山应是上清高道司马承祯真正的

安身立命之所。

司马承祯隐居天台数十年，据传有弟子七十余人，其著名者有川北果山女道士谢自然、

南岳道士薛季昌等，后薛季昌传田虚应，田虚应传冯惟良、陈寡言、徐灵府等人，冯惟良又

传应夷节、叶藏质，嗣后应夷节下传至杜光庭。以上传承，都奉行上清经法，因多以天台山

为隐居之地，故后人称为道教天台派。又因司马承祯所传弟子薛季昌曾长期居于南岳衡山，

故近世学者刘咸?又将这一道教传承称为“南岳天台派”⑦。

#### 四、桐柏观与天台《道藏》

夏竦《经记》中，简要记述了天台山桐柏 郭氛冀去奔淑肱焯ā兜啦于返脑戳髑樾巍F?

言：“唐景云中，天子为司马承祯置观桐柏”。说明天台山桐柏观建于唐睿宗景云年间（

710—711）。关于此事，唐人崔尚所撰的《桐柏观碑》也有记载：“故老相传云，昔葛仙翁始

居此地，而后有道之士，往往因之。……洎乎我唐，有司马炼师居焉。景云中，天子有命，

于下新作桐柏观”⑧。五代后梁开平年间（907—910），改称桐柏宫。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

（1008），改名为桐柏崇道观。

桐柏宫何时开始藏经建藏，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经记》说，“五代相竞，中原多

事，吴越忠懿王得为道士朱霄（朱）外新之，遂筑室于上清阁西北，藏金录（银）字经二百

函，勤（劝）其事也”。这句话中，“朱霄朱外”的第二个“朱”字为衍字，应作“朱霄外”。

朱霄外是五代时天台山的著名道士，宋代陈耆卿所撰的《赤城志》即作“朱霄外”，后来吴

任臣撰《十国春秋》，辑有关于朱霄外的小传。文中所述的“吴越忠懿王”，即是五代时长期

统治江浙地区的吴越王钱<sub>?</sub>。钱<sub>?</sub>为天台道士朱霄外在桐柏山建藏经殿，收藏道经二百函，

这是关于天台《道藏》的最早历史记载。此事《嘉定赤城志》也有记述，卷三十云：“梁开

平中改（桐柏）观为宫。有钱忠懿王所赐金银字经二百函及铜三清像。周广顺二年朱霄外建

藏殿。”<sup>⑨</sup>表明钱<sub>?</sub>在天台建立藏经殿的具体时间是后周广顺二年。吴越称王，但仍沿用中

原年号，后周广顺二年也就是吴越广顺二年，即公元952年。五代时江浙之地，佛教与道教的宗教

信仰均十分普遍，信众很多。钱<sub>?</sub>在后汉乾元年（948）即位以后，对儒、

佛、道三教均采取支持的态度。《全唐文》收有钱<sub>?</sub>短文数篇，其《宗镜录序》云：“域中之

教者三：正君臣，亲父子，厚人伦，儒，吾之师也；寂兮寥兮，视听无得，自微妙升虚无，

以止乎乘风驭景，君得之则善建不拔，人得之则延觐无穷，道，儒之师也；四谛十二因缘、

三明八解脱，时习不忘，日修以得，一登果地，永达真常，释，道之宗也。”<sup>⑩</sup>看来钱<sub>?</sub>的

吴越政权在思想文化方面是继续沿用了唐代的三教并用政策，不过，他对三教的排位是佛先，

道次，儒后。虽然如此，钱<sub>?</sub>在天台山为道教建立藏经殿之事，仍然表明了他对道教在吴越

地区的生存和发展予以了相当的支持。《赤城志》在记述此事时，下有双行小注云：“忠懿自

为《记》，夏英公竦亦有《经藏记》。”就是说，钱<sub>?</sub>在建藏经殿时，还亲自写了一篇小记，

但《全唐文》没有收录，其它五代史料也无记载，倒是夏竦的文章却被幸运地收入《天台山

志》而留存至今。

根据以上的资料，天台山建立《道藏》藏经殿的时间是在五代周太祖广顺二年，也就是

吴越王钱<sub>?</sub>即位的第五年，即公元952年，这是确切无误的。但《经记》所言之“金银字经

二百函”，即藏经殿所收藏的道经，是天台山原先就有的，还是吴越王钱<sub>?</sub>颁赐的，抑或是

根据天台山原来收藏的道经加以整理与增补而成的？《经记》说，“遂筑室于上清阁西北，

藏金银字经二百函，勤（劝）其事也”。“勤”字在这里应作“劝”字，以古人书写，形近致

讹。劝字在古文中有“勉励”的意思，汉末曹操的文章中即有“厚往劝来”之句<sup>B11</sup>。因此，

《经记》所言“劝其事也”，也就含有勉励天台道士朱霄外的意思，这二百函金银字道经很

有可能即为钱<sub>?</sub>颁赠给天台道教的。我们这样讲，还有另外一条史料可为佐证。南宋孝宗乾

道初年，当时退休的昭信军节度使曹勋会同天台山的道观主持，对桐柏山的道教宫观进行了

重新修建，毕事以后，曹勋本人写了一篇《重修桐柏记》，收入元末编撰的《天台山志》之

中，其中说：“道士唐知章以钱氏手写金银字道经，出私钱建藏并殿，由是内外堂宇皆备。”

B12 据文章落款，曹氏该《记》撰于南宋孝宗乾道四年，即公元1168年，记文明确指出天台

山桐柏宫所收藏的“金银字道经”乃吴越钱氏(?)亲自手写。因此，天台《道藏》为吴越王钱?所颁赠似无疑义。然而，从天台山道教史的角度来看，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在传说中，天台山与道教的仙缘比较早，然而史料阙如，难以为证。从现今所见的史料来看，汉末三国之时，著名道士葛玄(葛仙公)已在天台山炼丹修道，是极有可能的。南朝时陶弘景曾撰有《吴太极左仙公葛公之碑》，其中说：“公(葛玄)驰涉川岳，龙虎卫从，长山、盖竹，尤多去来，天台、兰风，是焉游憩。”陶弘景为上清派宗师，对道教历史十分谙熟，所言不为无据。唐代茅山宗师李含光撰有《太上慈悲道场消灾九幽忏序》云：“太极左仙公葛玄於后汉桓帝时居天台上虞山，隐身修行，感太极真人徐来勒下降于仙公之室，以灵宝天书玉字，洞真、洞玄、洞神三十六部宝经授之于仙公焉。”<sup>B13</sup> 玄静所言虽涉神话，但透露出早在葛玄居天台山时就开始搜集道经的消息。宋代张君房奉敕编纂《大宋天宫宝藏》，后感卷帙浩繁，遂掇英摘略，编成《云笈七签》，历来称为“小道藏”，其卷四《道教经法传授部》云：“老君降真于天师，仙公授文于天台。”卷六《三洞经教部》又言：“时太极真人徐来勒，与三真人以己卯年正月降天台山，传《灵宝经》以授葛玄。玄传郑思远，思远以灵宝及三洞诸经付玄从弟少傅奚，奚付于护军梯，梯付子洪，洪即抱朴子也。”《云笈七签》的记载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早期道教经书的编集、传承同天台山的关系。其后，著名道教学者葛洪，上清派始祖魏华存都同天台山具有一定的因缘关系。由此看来，天台山道教的历史渊源确实是很早的。在天台山的历代高道中，最为著名并史有明证的就是上清派道士司马承祯。司马承祯曾长期在天台山隐居、传道，其道业由他的弟子接替下来，如田虚应、冯惟良、陈寡言、徐灵府、应夷节、叶藏质、杜光庭等人，可谓天台道业，代不乏人。在上述天台派的高道之中，有许多是属于学者型的道士，如司马承祯、徐灵府、应夷节、杜光庭等人，不仅本人著述颇丰，而且勤于搜集和整理道经，这在道书和正史中皆有明证。再有就是，各地著名的道教宫观历来就有搜集和保存道教经书的优良传统，东南之地的天台山，西南的青城山，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天下名山。因此，从汉魏六朝到唐末五代几乎长达八百年的历史时期之中，天台山本身就积淀了深厚的道教文化底蕴，从这种情况来看，很可能在后周时钱?为朱霄外建造藏经殿之前，天台山各地的宫观就已积存了相当数量的道教经书和相关典籍，只是没有统一的收藏和管理；吴越王钱?以政权的力量扶持道教，在天台山建造藏经殿，只是提供了一个历史的机遇和条件，将天台山各宫观的道教经书加以统一的保管和收藏，另外加上钱?颁赐的金银字道经，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道教经书的汇总——《天台

道藏》，或称为《桐柏道藏》。因此，夏竦《经记》中所记之朱霄外建造的藏经殿所收藏的道经，即后世所称的《天台道藏》，应是天台山地区本地所搜集保存的道教经籍，加上吴越王钱?颁赐的“金银字道经”，二者合在一起汇总的结果，这样才合乎历史的实际情形。

## 五、灵静大师孟玄岳

五代时钱?为朱霄外修建的天台山藏经殿是首次建造，而夏竦的文章名为“重建”，这次重建发生在北宋中冢、宋铸词俏闹惺毳暗拿闲 馈>荨毒 恰方檣埽 闲 篮帕?静大师，关于他的生平，迄今为止，除了夏竦的文章以外，尚未发现其它相关史料，故只能从《经记》中了解其人在天台山保管监护道教经藏的有关事迹。

夏文云：“国家有成命之二十载”，此即北宋建国以后的第二十年。宋代自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夺取政权建国（960），至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适为二十年。

在这段时间之中，宋太祖和太宗先后征灭荆南、后蜀、南汉、吴越与北汉等割据政权，除了云南的大理与北方的辽国之外，基本统一了全国，故《经记》言“削平天下，列为郡县，舳舻千里，东暨于海”。是年，孟玄岳“越会稽，济沃洲赤城，访桐柏”，云游来到天台。可能由于其品行较好，才干突出，不久，天台山的冲一大师即委以重任，请他掌管藏经殿的《道藏》。其接掌藏经殿的时间，大约是在太平兴国七年（982），也就是他到天台的第三年。因为夏竦的《经记》撰写于大中祥符三年，即公元1010年，而文中言“孟师之守也，二十八载于兹”；从《经记》撰写之年往前倒推二十八年，刚好是太平兴国七年。后来的事实说明，天台的冲一大师是颇有识见之人，而灵静大师孟玄岳也是堪当其任之人。以下，夏文记载了四件有关天台《道藏》的大事，都与孟玄岳有关。

其一，“雍熙二年，有诏悉索是经付余杭，传本既毕，运使谏议大夫雷公德祥命舟载以还，从师请也。”雍熙为宋太宗之年号，雍熙二年即公元985年。据《宋史》记载，宋太宗雍熙二年任谏议大夫者为雷德骧，雷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曾任两浙转运使，故称“运使谏议大夫雷公德祥”，如是则夏文“祥”字应是“骧”字之误，此乃作者音近致误 B14。据

《混

元圣记》记载，宋太宗即位之初曾命大臣徐铉和王禹翱搜访道经，加以校正，“写演送入宫观，止三千三百三十七卷”。这次搜访道经，实际是为以后太宗和真宗时编纂大规模的道经，即《宝文统录》与《大宋天宫宝藏》作准备 B15。雍熙二年，朝廷征召天台《道藏》运送余杭（今浙江杭州），为编纂全国性的大型《道藏》作准备。传写完毕以后，当时的两浙转运使、右谏议大夫雷德骧安排用船由水路安全运回天台，“从师请也”，说明是应藏经掌管者孟

玄岳的请求，天台《道藏》在远途运送余杭为朝廷编纂大型《道藏》提供珍贵资料以后，得以完璧归赵，这是孟玄岳接掌《道藏》后立下的第一件功劳。

其二，“又十载，藏室几坏，虞于风 倅 8继彳接易宀18始呵 捕 颍 俟ぶ尾模？更腐替朽，丹漆黝垩，皆逾旧制。”这是重新修建藏经殿的记载。“又十载”，即雍熙二年 以后的第十年，为宋太宗至道元年，即公元995年。五代时修建的藏经殿已历时四十多年，几经风雨，藏室几坏；道藏经书为纸质品，极易朽损，实堪忧虑。于是孟玄岳生发愿心，向当地的豪门大族募捐修建，更为难得的是他捐出了自己的存蓄，共得钱二十万，“召工治材，更腐替朽”，将原有的旧殿修葺一新，为完好保存天台《道藏》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从接掌藏经殿到请夏竦撰文以记其事，中间经历了二十八年的光阴。夏文言“孟师之守也，不懈矣！二十八载于兹，而栋宇更丽，编简不脱”，实在难得。

其三，“又十三载，会国家获瑞命于承天门，建封禅之议，有诏改赐观额为崇道。”孟玄岳重修藏经殿之后的第十三年，应为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即公元1008年。所谓“国家获瑞命”，即是《宋史》卷七《真宗本纪》所记载的“天书下降”事件。“天书”降临以后，宋真宗为此诏告天下，改元为大中祥符。在此社会背景下，天台山桐柏宫奉诏改名为桐柏崇道观。《经记》又言：“越明年，天子感三篇之事，筑玉清昭应宫于京师，制诏天下，访道士之有名行及仙经之有尤异者，郡籍师等名驰驿上之。”“三篇之事”，即前面所述的“天书降临”事件，因“天书”有黄字三篇。第二年（大中祥符二年，即公元1009年），真宗下诏在京城修建大型宫殿，称为“玉清昭应宫”，专门用来供奉“天书”。在这一事件的前后，宋真宗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尊崇和扶持道教。其一是天书下降的前一年，即在皇宫中请道教

大师和高功专门设立黄道场，“彩坛九级，饰以金宝，恭祝神呪”，此为次年之“天瑞”张本；其二，“天书”下降以后，即遣使诏告亳州太清宫、凤翔太平宫等天下九大宫观，以示此事为道教神意；其三，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诏天下宫观陵庙，民在地志、功及生民者，并加崇饰”，以政府的名义大力修复道教宫观 B16；其四，即《经记》所言，“制诏天下，访道士之有名行及仙经之有尤异者，郡籍师等名驰驿上之”，诏访天下高道，会于京城。根据《经记》的记载，天台山高道孟玄岳由于道行高超与守藏有功，也在举荐之列。“师治装俟命，且有请于我，愿纪藏室之实以勒于石”。孟玄岳在受诏赴京城之前，委请文人名士兼地方长官的夏竦将天台《道藏》的来龙去脉及其历史渊源撰为文章，刻石以纪，流传后 U？是孟玄岳为天台《道藏》所做出的又一贡献。从现在看来，也幸亏有了当年天台道士孟玄岳的这番举措，与夏竦应其所请撰写的这篇《重建道藏经记》，我们才能对天台《道藏》的历



史情形有所了解，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对它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文章的后面部分，是作者在历述天台《道藏》的原委和孟法师掌管、保存《道藏》的功德之后，对道家思想和道教内容以及二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作出的简要看法，并对钱?的业绩和灵静大师的操行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和赞赏。他认为，道家老子的思想要旨是“太虚无著，况之曰道，生二仪而不有，长万物而不知”，这是一种超越自然和现实社会的至高境界，“惟圣与神，其殆庶几乎”。但是，老子的思想是属于学术文化的范畴，“故老氏五千言清静简易而不泥”，道教创立以后，“后世其教神而明之”，才将其奉为神明。道家与道教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说明，夏竦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同时也颇具有历史的眼光。他认为，道教的“灵编秘牒，金简玉册，有太上正一品练形飞步之术，熊鸟赤白丹石图之法”，总而谓之曰经，聚之于室曰藏”。所列举的名称，大多属于神仙方术的内容，包括其它道教经论，可以总称为“道经”，收藏在一起加以编辑整理就称为“道藏”。应该说，作者的看法是比较有见地的。

文章的结尾，他认为，“钱氏之建也，信重矣”，“孟师之守也，不懈矣”，二者的行为都值得世人仿效。如果后世之人能够从这样的事情和行为中悟出一些道理，而能坚守做人的品格和操行，这才是真正通达事理之人。“后之嗣孟师守者，为我爱之，而观者择其正焉”，告诫后人不要辜负了前人的心愿与道业。

## 六、关于天台《道藏》在《道藏》编纂历史过程中的作用

《道藏》编纂，自南北朝至宋明，历代皆有，然大多佚失，现今所见，仅有北宋时张君房编纂的《云笈七签》与明《正统道藏》、《万历续道藏》，能够完整地保存至今。北宋时期，由于统治者崇奉道教，编纂《道藏》之事颇盛。从宋太宗时起，计有徐铉、王禹翱奉旨校正《道经》，共3337卷；真宗时大臣王钦若领衔编纂《宝文统录》，增至4359卷；大中祥符六年至天禧二年，张君房负责编纂《大宋天宫宝藏》，成藏4565卷；君房又录其菁华，辑为《云笈七签》122卷（君房《自序》称为“百二十卷”）；宋徽宗崇宁年间，“再校定《道藏》经典”，增至5387卷；政和年间直暗伞锻蚰俚啦于罚5.癩逡源姪4舜伪嗖兀 夔煽?利先生研究，约辑成5481卷 B17。在宋代编纂的数种《道藏》之中，与天台桐柏《道藏》直接有关的即有徐、王所编《道经》、《宝文统录》与张君房领命编纂的《大宋天宫宝藏》与《云笈七签》。据夏竦《经记》记载，朝廷初次调天台《道藏》至余杭是在雍熙二年，雍熙年号仅有四年，后面即是端拱与淳化，而徐、王校正《道经》适为端拱、淳化之间，可见徐、王所收录的《道经》必然囊括了曾运至余杭传写的天台《道藏》，此其一。《宝文统录》编纂于大

中祥符年间，据张君房《云笈七签序》记载，其编纂地点即在浙东余杭，如此则王钦若领衔的《宝文统录》也是参校了天台《道藏》，这是毫无疑问的，此其二。另外，《大宋天宫宝藏》与《云笈七签》均为张君房负责编纂，张君房亲自撰写的《云笈七签序》说：“明年冬，就除臣著作佐郎，俾专其事。臣于时尽得所降到道书，并续取到苏州旧《道藏》经本千余卷，越州、台州旧《道藏》经本亦各千余卷，及朝廷续降到福建等州道书，《明使摩尼经》等，与诸道士依三洞纲条、四部录略，品详科格，商较异同，以铨次之，仅能成藏，都卢四千五百六十五卷。”<sup>B18</sup> 其中所言“台州旧《道藏》经本千余卷”，无疑是指的天台《道藏》，由此以观，则天台藏经殿的《道藏》也是编纂《大宋天宫宝藏》和《云笈七签》的重要来源。除此之外，宋徽宗政和年间编撰《万寿道藏》之时，曾下诏访求天下道教经书，“周于海隅，无不毕集”，用朝廷之力广搜天下道经，则天台《道藏》应是在其征诏搜集之内，自无疑义。并且，该《道藏》的刊刻地点是在福州九仙山的天宁万寿观，闽越两地相邻，教化风俗多相类似，由此以观，天台《道藏》应对《万寿道藏》的编撰有着直接的影响。后来金章宗之时，委派冲和大师孙明道等人在《万寿道藏》的基础上广搜道教遗经，刻板刊为《大金玄都宝藏》，溯其渊源，与天台《道藏》皆有文献传承的历史关系。从以上的梳理可以看出，宋代由帝王颁命、大臣领衔编纂的几部大型《道藏》，如太宗时徐、王编整的《道藏》，王钦若领衔的《宝文统录》，张君房主持编修的《大宋天宫宝藏》以及《云笈七签》，加上后来宋、金之时编撰而成的《万寿道藏》和《大金玄都宝藏》，都有天台《道藏》经本参与其中，并提供了为数不少的道教经书，为政府编纂大型《道藏》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此外，宋代《道藏》的编纂也同“越州《道藏》经尽薄”<sup>案=戎莠朗楞庇凶琶芮械墓叵担得髀剿问逼消闾宰R?带</sup>道教兴盛发展，许多重要宫观搜集、整理、保存了大量道经，汇编成藏，蔚成风气。凡此说明，这些地方性《道藏》的产生为中央政府编纂大型《道藏》提供了大量原始资料，为道教文化的兴盛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值得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至于南宋金允中在《上清灵宝大法》中对天台《道藏》提出的批评，应该细予分析，客观对待，不能忽视，亦不可遽信。这里先引述该书的原话如下：“若用道家经典，切宜详审。《道藏》所蓄经文，近来真伪混杂，未易分别。如天台桐柏崇道观，乃五代之末吴越王钱氏所建。《藏》中诸经，拘集道童及僧寺行者，众共抄录，以实其中，碧纸银书，悉成卷轴。当时四方割据，钱氏处于偏方，随其境内所有之书，一时欲应限数，故期间颠倒错谬，不可胜记。有脱字漏句，全不可读；有言辞鄙俚，昭然伪撰者。于今几三百年，更数世之后，不知始末，则谓道典可有此等经文。高识之士，自能剖决是非；浅学之人，执为正典，或者取

而引出，可乎？”<sup>B19</sup> 金允中认为，钱?偏居东南，见识有限，所收之书，拘于浙东，加上抄写之人，选择不严，故致真伪混杂，错讹颇多。从道经编纂的历史来看，金允中所见，应该说大部分是符合事实的。他指出天台《道藏》有不少脱字漏句，也表明他对道经编撰的认真负责的态度。问题是这种情形并非是天台《道藏》所独有。从道教的历史来看，自汉末张陵创教开始，历经汉魏六朝至唐宋明清，由于道教自身所具有的民众化、多神信仰、兼容并蓄等诸多特征，道经编纂过程之中出现真伪混杂、颠倒错讹等情况，实是在所难免之事，考诸各种经藏，只是程度有所不同罢了。即使是由政府出面花费大量人力物力编纂而成的大型《道藏》，此类现象，亦所在多有。如今传世的明编《正统道藏》与《万历续道藏》，虽然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然而在编纂方面也是问题太多，以致被现代学者批评为“类例不明，混乱错杂”<sup>B20</sup>。因此，金氏指出天台《道藏》的不足之处是对的，然而就据此把桐柏所藏归入非“正典”之类，目为“偏方”，不可使用，就难免带有教派之成见。实际金氏编撰《上清灵宝大法》，向以灵宝正宗自居，视浙东教派“撰述戾古，多违科典”，怀有成心，多所指摘。其实金允中宗法广成先生杜光庭之灵宝斋法，而广成师事天台应夷节，溯其渊源，亦与浙东道派不无关系，金氏斯论，毋乃太过。劣诘澜 嫖毕嘞又 拢 泄派窈 慈？

此，马端临《文献通考》即已指出：“道家之术，杂而多端，先儒论之备矣。”此事古今之人，均难剖决，丹经托名于黄帝，《列子》成书于魏晋，孰为真，孰为伪？故天台《道藏》之功，金氏一家之见，何为重，何为轻，学者自当慎择之。

（责任编辑：澧渝）

①陈垣编纂，陈智超、曾庆瑛校补《道家金石略》，第244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6月第1版。

②见《正统道藏》洞玄部记传类《天台山志》。收入明版《道藏》鞠字号第6卷；上海涵芬楼影印本第332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涵芬楼《道藏》三家本，第11册，第94—95页，1988年版。

③《宋史》卷283《夏竦传》，第27册，第9571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版。

④《道藏》本《天台山志》尚收有《夏英公铭记》一篇，兹录之如下：“琼台 NF9E8 辟，左右如阙。直上相等，萝交曼结。启闭云气，出入日月。千流若线，郡峰如屑。凌霄压海，吞吴跨越。”

⑤《旧唐书》卷192《隐逸列传·司马承祯传》，第16册，第5127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

- ⑥（唐）李渤《王屋山贞一司马先生传》，《全唐文》卷712，第324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
- ⑦刘咸《道教征略》，《图书集刊》第6期，1946年。
- ⑧（唐）崔尚《天台山桐柏观碑》，《道藏》本《天台山志》与《金薤琳琅》卷15有收录，见《道家金石略》，第133—134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6月第1版。
- ⑨（宋）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30，《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
- ⑩（五代）钱?《宗镜录序》，《全唐文》卷130，第57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
- B11（三国）曹操《请追增郭嘉封邑表》，《三曹诗文集译注》，第136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1版。
- B12（宋）曹勋《重修桐柏记》，见《道藏》本《天台山志》，《道藏》三家本第11册，第95页。
- B13（唐）李含光《太上慈悲道场消灾九幽忏序》，《道藏》三家本第10册，第18页。
- B14《宋史》卷278《雷德骧传》，第27册，9453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版。
- B15（宋）谢守灏《混元圣纪》卷9，《道藏》三家本第17册，第877页。
- B16《宋史》卷7《真宗本纪》，第1册，第135、139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版。
- B17朱越利《道经总论》第149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 B18（宋）张君房《云笈七签·序》，《道藏》三家本第22册，第1页。
- B19（宋）金允中《上清灵宝大法》卷24，《道藏》三家本第31册，第496页。
- B20钟肇鹏《新编道藏目录·序》，第1册，第1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